

# 网状伙伴外交机制：中俄合作的新路径

## ——兼论金砖国家治理型机制中的中俄联合主导

成志杰 王 宛

**【内容提要】**中俄合作是将来一定时期内国际格局变革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但是，中俄关系存在典型的“二律背反”情结：既借重又怀疑，既合作又防范。处理两国关系，除了原有的双边机制外，中俄还可以通过网状伙伴外交机制进行多边机制下的合作。网状伙伴外交机制主要是指中俄在各个相关多边机制内的互动合作，是双方彼此需要、彼此借重，有效处理双边关系，共同应对国际事务的灵活机制。它具有自身的逻辑。加强和深化中俄合作并不意味着中俄要结盟。网状伙伴外交机制的提出更多是中俄合作的新路径，对于缓解中俄关系中竞争与博弈困境、促进相关国际机制发展等具有重要的意义。金砖国家应该建立金砖国家治理型机制。它需要一个主导性力量中心进行推动。网状伙伴外交机制有利于塑造金砖国家机制的主导性力量中心——中俄联合主导，它是金砖国家治理型机制的内涵之一。中俄联合主导将在金砖国家机制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

**【关键词】**网状伙伴外交机制；中俄合作；结盟；金砖国家治理型机制；中俄联合主导

**【作者简介】**成志杰、王 宛，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 Network Partnership Diplomatic Mechanism:

### The New Path in Sino-Russian Cooperation

### - On the Sino-Russian Joint Dominance of BRICS Governance Mechanism

By Cheng Zhijie and Wang Wan

[Abstract] Sino-Russian cooperation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in reforming and developing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he near future. However, Sino-Russian relations are complicated since the two countries maintain a guarded attitude towards each other even while cooperating extensively. In addition to furthering bilateral relations, China and Russia can also choose to cooperate through multilateral network mechanisms. This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flexible and strategic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Strengthening and deepening the Sino-Russian cooperation does not imply forming an actual alliance. The network partnership diplomatic mechanism c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alleviating competition and mistrust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international mechanisms, and providing a new path for Sino-Russian cooperation. The BRICS countries should establish a BRICS governance mechanism which has to be promoted by a leading force. The network partnership diplomatic mechanism could play a leading role in shaping this type of governance mechanism with Sino-Russian cooperation at its core.

[Key Words] Network Partnership Diplomatic Mechanism; Sino-Russian Cooperation; Alliance;

中俄合作是将来一定时期内国际格局变革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首先，中俄战略利益、战略理念的相近决定了双方合作的必然性，并推动双方建立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sup>1</sup>“‘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特征是目标长远和内涵广阔”，<sup>2</sup>侧重双方长远的和多领域的合作。而且中俄已经是真正的“战略伙伴”。<sup>3</sup>其次，中俄合作主要体现在推动世界多极化、维护联合国机制、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领域，针对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这是促成中俄合作的外在刺激性因素。无论是战略的长期考量还是现实的主观努力，中俄合作都成为国际格局变革与发展的建设性力量。其中，中俄良性互动是中俄合作的基础。

但是，基于两国历史与现实、双方实力发展的不平衡性与民族文化的不兼容性，中俄关系存在典型的“二律背反”（antinomy）情结：既借重又怀疑，既合作又防范。<sup>4</sup>而且，中俄合作存在典型的美国情结，两国的战略需求受制于美国因素。<sup>5</sup>如此情形下将如何塑造中俄间的良性互动？一方面，塑造共同利益是核心。应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着力培育内生动力，挖掘内在潜力，努力使这一关系对本国和对方的价值最大化”；<sup>6</sup>另一方面，完善机制合作是关键。应通过多边机制进行行为协调，通过制度和组织约束双方行为，形成相近的战略预期。双边互利与多边协调将会共同塑造中俄良性互动，促成一定时期内的中俄合作，最终实现国际格局变革与发展。

2014年5月20日，中俄两国在《中俄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中提出了“网状伙伴外交”的理念。这一理念可以看作是在多边机制下建立中俄伙伴合作的灵活机制，是实现中俄良性互动的重要机制之一。同时，这一理念对于推动金砖国家机制发展特别是建立金砖国家治理型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塑造金砖国家机制内的主导性力量中心。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GJ039）“‘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联盟关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文中错漏由作者负责。

<sup>1</sup> 王海运：《中俄关系将全面深化》，载《东方早报》，2013年3月22日，第A13版。

<sup>2</sup> 秦亚青主编：《大国关系与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第405-406页。

<sup>3</sup> 英国学者波波·罗认为，真正的战略伙伴是两国对世界有相似的观点，对双边关系有共同的想法，并且具有一致的目标。从2013年《中俄关于合作共赢、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和2014年《中俄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来看，中俄已经成为真正的战略伙伴。这是建立在中俄战略利益和战略理念相近基础上的。参见[英]波波·罗：《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从战略三角到后现代三角》，载《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1期，第159页；王海运：《中俄关系将全面深化》，载《东方早报》，2013年3月22日，第A13版。

<sup>4</sup> 二律背反简单的理解就是双方既存在相互联系又存在相互排斥，又译作二律背驰、相互冲突或自相矛盾。吴大辉教授认为俄罗斯对中国崛起存在二律背反的复杂心态，对此笔者认为中国对俄罗斯也存在二律背反的心态，其共同之处就是：既借重又怀疑，既合作又防范。参见吴大辉：《防范中的合作——俄罗斯关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心理图解》，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年第5期，第58页。

<sup>5</sup> 曹永胜：《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任重道远》，载《中国军转民》，2013年第12期，第66页。

<sup>6</sup> 王郦久：《对进一步深化中俄关系的几点思考》，载《和平与发展》，2013年第3期，第2页。

## 一、 网状伙伴外交机制：涵义与逻辑

### （一）网状伙伴外交机制：相关研究、实践及涵义

网状伙伴外交，即 network partnership diplomacy。与它相关的第一个概念是伙伴外交，即 partnership diplomacy。通过对已有文献的阅览，我们可以对伙伴外交的涵义得出以下整体性的认识：伙伴外交又称伙伴关系外交，是指国家间为寻求共同利益而进行的双边外交合作活动。它出现在一个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的时代，<sup>7</sup>是中国“和而不同”外交战略理念的体现。<sup>8</sup>伙伴外交战略是中国外交战略最佳选择，核心是重对话、讲合作、结伙伴，重视全方位、多层次地与世界各国积极而广泛地发展良性互动的双边友好合作关系。<sup>9</sup>而且，伙伴外交是分维度的，有优先性（发展经济）、<sup>10</sup>有层次性（战略层次、地区层次、双边层次以及友好合作关系）。<sup>11</sup>其实质是协调合作，<sup>12</sup>建构非传统同盟关系。<sup>13</sup>中国是伙伴外交的主要提倡者和实施者。伙伴外交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外交的主要特点，并一直延续到现在，成为中国重要的外交工具。<sup>14</sup>

与此相近的另一个概念是：网状外交/网络外交，即 network diplomacy，是由美国学者杰米·梅慈尔（Jamie F. Metz1）首先提出的。他认为，伴随着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推动国际关系变革，美国的外交和情报工作将主要不是政府的行为，应该借助如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企业、民间社会团体（civil society groups）甚至是个人来共同进行，编织成一个相互关联的个体网状集（sets of interconnected individuals）。<sup>15</sup>国内最早提出网状外交的是凤凰卫视评论员邱震海，他认为，网状外交“是指在新的国际格局下，各大国之间的外交活动不再是过去冷战时代的非敌即友模式，而是呈现纵横捭阖、亦敌亦友的

<sup>7</sup> 陈志敏：《伙伴战略：世纪之交中国的现实理想主义外交战略》，载《太平洋学报》，1999年第3期，第15页。

<sup>8</sup> 李葆真：《江泽民“和而不同”外交思想探析》，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30页。

<sup>9</sup> 金正昆：《伙伴战略：中国外交的理性选择》，载《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7期，第43页。

<sup>10</sup> 陈志敏称之为“发展外交”，参见陈志敏：《伙伴战略：世纪之交中国的现实理想主义外交战略》，载《太平洋学报》，1999年第3期，第14-15页。

<sup>11</sup> 统合归类，也有人将其分为大国层面、地缘层面、发展中国家层面等。参见苏浩：《中国外交的“伙伴关系”框架》，载《世界知识》，2000年第5期，第11-12页；金正昆：《伙伴战略：中国外交的理性选择》，载《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7期，第46-48页；王巧荣：《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年第2期，第54-56页；程又中、徐秀军：《与世界三十年互动中的中国对外战略演变》，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4期，第77页。

<sup>12</sup> 金正昆认为，“伙伴”外交战略的本质是协商与合作。笔者认为，本质具有从属性，实质具有指向性，而国家是能动的行为体，伙伴外交的内涵会随着国家意志发生变化，因此用实质更贴切；而协商在政治领域是指统一强制性权威下的对话，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权威，更谈不上强制性权威，因此从主权平等的基本原则出发，用协调更符合国家间关系的平等原则。参见金正昆：《中国“伙伴”外交战略初探》，载王缉思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大国战略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83-185页。

<sup>13</sup> 蔡东杰：《当代中国外交政策》，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259-261页。

<sup>14</sup> 新华网：《港报：“伙伴关系”成中国重要外交工具》，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11/04/c\\_125645912.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11/04/c_125645912.htm)。

<sup>15</sup> Jamie F. Metz1, “Network Diplomacy”,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 No.1, 2001, Pp.77-87.

新格局。”<sup>16</sup>他强调，“所有‘网状外交’的使用，并不是为了联合他国来反对潜在被针对的国家，而是为了解决共同的问题而努力。”<sup>17</sup>俄罗斯是最早将网状外交理念运用到外交实践中的国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多个场合表达了网状外交的重要性。2009年5月，他发表文章《与西方关系中的危机：什么危机？》，其中就提出可以通过网状外交创造性地解决国际问题；<sup>18</sup>2011年4月，他在俄外交部新开设的“金砖国家”网页上发表致辞，其中提到金砖国家是网状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sup>19</sup>我们注意到，俄罗斯重视网状外交是基于其多边外交政策的，即通过参与多边机制，最充分地确保俄罗斯在外交领域的国家利益，并发挥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和建设性作用。<sup>20</sup>2013年，普京总统签署新版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在其中的“当今世界与俄罗斯外交政策”部分中提出，在解决国际问题时，结盟方式正在被以多边灵活机制有效解决共同任务的网络外交所代替。<sup>21</sup>

以上三种对网状外交的定义各有侧重。梅慈尔认为应该发挥政府、企业、国际组织、民间、个人等的多元途径来共同做好外交和情报工作，解决外交政策机构的不相关（irrelevance）和情报机构的孤立（insular）；<sup>22</sup>邱震海将其用于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在多边的纵横捭阖之外，各国也在同时发展与潜在被针对国家的合作关系”；<sup>23</sup>俄罗斯则将其应用到外交实践中，通过参与各种多边机制进行合作解决问题。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认为网状外交是通过多元或多边机制来进行外交实践，致力于解决问题，其核心是多元或多边的合作。相对于梅慈尔强调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外交工作（政府居于领导地位），中俄在观念和实践中更强调国家对外交工作的主导性，并把网状外交看作是双边外交之外的重要手段和机制，但没有强调外交的多元参与和层次性。而且，中俄的观念和实践更符合网状外交在国际层面的事实。因此，网状外交可以认为是国家之间通过多边机制进行的外交合作活动，是伙伴外交的重要补充。

2014年的《中俄联合声明》是这样阐述网状伙伴外交的：“网状伙伴外交旨在在国际事务中建立伙伴合作的灵活机制”，并认为“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SCO）、中俄印等机制已成为类似灵活机制的高效范例”。<sup>24</sup>因此，网状伙伴外交可以看

<sup>16</sup> 邱震海：《纵横捭阖的新世纪“网状外交”》，<http://blog.ifeng.com/article/568310.html>。

<sup>17</sup> 邱震海：《“网状外交”重组大国关系》，载《国际先驱导报》，2007年1月8日。转引自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1/08/content\\_5577447.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1/08/content_5577447.htm)。

<sup>18</sup> 《拉夫罗夫说只有多边外交才能最充分确保俄在外交领域利益》，<http://www.cetin.net.cn/cetin2/servlet/cetin/action/HtmlDocumentAction?baseid=1&docno=386516>。

<sup>19</sup>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俄外交部“金砖国家”网页发表致辞》，<http://www.fmprc.gov.cn/ce/cein/chn/ssygd/bric/t814902.htm>。

<sup>20</sup> 《拉夫罗夫说只有多边外交才能最充分确保俄在外交领域利益》，<http://www.cetin.net.cn/cetin2/servlet/cetin/action/HtmlDocumentAction?baseid=1&docno=386516>。

<sup>21</sup> 黄登学：《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述评——兼论普京新任期俄罗斯外交走势》，载《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1期，第184页。

<sup>22</sup> Jamie F. Metzl, “Network Diplomacy”, p.77.

<sup>23</sup> 邱震海：《“网状外交”重组大国关系》，载《国际先驱导报》，2007年1月8日。转引自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1/08/content\\_5577447.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1/08/content_5577447.htm)。

<sup>24</sup> 新华网：《中俄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

作是伙伴外交和网状外交的综合，是中俄双边合作关系在多边机制内的体现，是一种灵活机制。

综上，我们可以认为，网状伙伴外交机制主要是指中俄在各个相关多边机制内的互动合作，是双方彼此需要、彼此借重，有效处理双边关系，共同应对国际事务的灵活机制。

## （二）网状伙伴外交机制的逻辑

首先，网状伙伴外交机制的提出是对解决中俄双边机制困境的反应。多边机制环境下，国家间关系首先面对的是双边关系。而中俄关系存在典型的“二律背反”情结。而且中国实力发展的相对速度要快于俄罗斯，因此造成俄罗斯对中国的恐慌。2012年，俄罗斯发布的《战略-2020》指出，“随着新权力中心出现，俄面临的主要风险根源于中国的经济潜力和国际地位的上升”。<sup>25</sup>实力发展的不平衡性将会诱导民族文化心理不平衡性的出现，并在这种差距日益加大的情况下诱发弱势方对优势方的心理戒备和敌视，最终有可能导致双方的冲突甚至是战争。因此，中俄关系需要新的机制进行塑造，多边机制成为必然的选择。

其次，网状伙伴外交机制是中俄“唯一共同点”的必然选择。美国学者史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认为，中俄“唯一的共同点”是改变美国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秩序。<sup>26</sup>作为网状伙伴外交机制高效范例的G20、金砖国家、SCO、中俄印等机制针对的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秩序，特别是金砖国家机制，它是新兴大国共同推动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中坚力量，实现以上的目标将会改变目前国际格局的力量对比，<sup>27</sup>终将改变美国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秩序。这个“唯一的共同点”可以说是中俄的共同目标。

再次，网状伙伴外交机制建设意味着中俄关系将可能由现在的“有一定契约的非正式合作”发展到“有契约的正式合作”。中俄关系的契约合作是指双方的法律关系，包括双方缔结的双边条约和共同参加的各种多边及带有普遍性的国际条约。<sup>28</sup>而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

[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5/20/c\\_1110779577\\_3.htm](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5/20/c_1110779577_3.htm)。

<sup>25</sup> 环球网：《俄媒：俄罗斯要改变对华政策路线吗》，

<http://oversea.huanqiu.com/political/2012-03/2554854.html>。

<sup>26</sup> 美国对俄政策的核心目标是阻止俄罗斯重新复活为具有扩张主义倾向的帝国，因此美俄之间出现了挤压与反挤压的斗争，俄罗斯采取反挤压的根本原因是美国的战略挤压伤害到了俄罗斯的核心利益，触及了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底线。而中美之间的根本矛盾是争夺世界领导地位的结构权力矛盾，这是美国最不容许的行为，因此中美斗争也不可避免。反美成为中俄的共同目标，其实质在于改变美国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秩序。参见郑羽：《当代俄美关系运行的特点、规律和理念》，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4期，第7-9页；吴大辉：《从战略妥协到战略反制：普京对美政策的新选择——兼论俄美关系的变化对未来中俄战略协作的影响》，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年第5期，第52页；李开盛：《大国外交中的多边博弈》，载《学习月刊》，2013年第11期，第40页；中评网：《美学者：中俄友谊背后仍是战略竞争关系》，

<http://www.crntt.com/doc/1024/8/5/1/102485182.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2485182&mdate=0328170124>。

<sup>27</sup> 冯绍雷认为中俄联手合作有可能具有改变力量格局的动能。参见冯绍雷：《面向亚太地区未来的中俄关系》，载《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2期，第10页。

<sup>28</sup> 除条约外，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规范还有公约、协定、规章、规约、宪章、议定书、决议书、宣言等，它们的效力并无显著差别。文章中主要使用条约代替。参见丛鹏、张颖著：《战略视角下的中俄关系》，北京：时事出版社2011年版，第283页；日本国际法学会编：《国际法词典》，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中文版，第388页。

中规定，“凡有效之条约对其各当事国有拘束力，必须由各该国善意履行。”<sup>29</sup>主权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核心原则，国际条约对于主权国家的法律约束效力是值得商榷的。作为战后将古典国际法推向世界主义法律“领跑员”的美国，<sup>30</sup>一方面宣扬遵守国际法，一方面却处处显示“美国例外主义”。<sup>31</sup>美国的“示范”成为国际社会的“榜样”。而且双边条约缺乏第三方的有效监督，中俄间的一系列“综合性文件”主要是围绕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展开的，这对于缺乏法治环境的中俄可以说是“有一定契约的非正式合作”，两国实质的法律关系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网状伙伴外交机制中的多边机制，是新兴大国主导或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机制，新兴大国的积极性是这些机制发展的重要保证。因此，个别国家单边行为的克制及约束将会发生。此种机制环境下的双边/多边契约关系是西方主导的国际规范约束的自我克制能力的提升，其中最重要的是坚持主权平等。因此，在这些机制内，中俄间将会实现一定程度的“有契约的正式合作”，自我克制及受约束地按照共同规范行事，增强了对双方行为的可预判性。而且，多边外交的特点所蕴涵的一个基本的含义就是对多边制度参与国的约束。

32

第四，网状伙伴外交机制是中俄各自优势发挥的灵活机制。网状伙伴外交机制所涉及的几个主要机制大都处于起步阶段，机制的发展需要成员国发挥积极性。在这些机制内，中国可以发挥经济、金融、贸易、投资的优势，俄罗斯可以发挥政治、军事、能源、科技的优势。中国优势的核心是发展，即经济发展；俄罗斯优势的核心是保障，即安全和能源的保障。而中俄的各自优势在这些机制内都是具有绝对领先地位的领域，因此，中俄各自优势的发挥将会是这些机制发展的重要支撑。中俄这种“有契约的正式合作”并不意味着限制双方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而是鼓励各自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

## 二、 网状伙伴外交机制：不是结盟，而是中俄合作的新路径

### （一）中俄不存在结盟的可能性

国内有学者认为，中俄应该建立同盟关系。<sup>33</sup>这种同盟关系也就是中俄结盟。对此，笔者结合对网状伙伴外交机制的认识认为，中俄没有走向结盟的可能性。

首先，中国和俄罗斯都是世界范围内举足轻重的重要力量。从国际地位来看，中国和俄罗斯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 G20 和金砖国家的成员国，都是世界公认的大国。从实力对比来看，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俄罗斯是世界第一大能源出口国；中国经济实

<sup>29</sup> 中国人大网：《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0-12/07/content\\_5003752.htm](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0-12/07/content_5003752.htm)。

<sup>30</sup>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童世骏摘译：《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与国际法》，载《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9期，第15页。

<sup>31</sup> 曾丽洁：《国际法领域的美国例外主义》，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4期，第91-94页。

<sup>32</sup> 多边外交具有包容性和公开性的特点。参见王明进：《中国对多边外交的认识及参与》，载《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5期，第45页。

<sup>33</sup> 阎学通：《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208-209页。

力全球第二，俄罗斯军事实力全球第二。从文化影响力来看，中国是东亚儒家文化的代表，俄罗斯是东正教大家庭的领袖。这样的地位、实力和影响力决定了中俄都不甘心居于人下，在世界范围内扮演重要的角色是其共同的追求。同时，这样的地位、实力和影响力也影响到了中俄不可能建立真正的联盟。

其次，现实中，中俄实力发展的不对称性和文化思维的差异性影响到两国建立真正的联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可预期的时间范围内，中国将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而 2008 年的油价暴跌造成俄罗斯经济增长逆转，经济发展处于低迷的状态。实力差距的拉大进而产生一种心理差距，对两国关系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对俄罗斯来说，中国的成功可能是最坏的结果，这将会导致俄罗斯在安全（对未来远东地区的担忧）、地缘政治（中国对中亚的主导）和心理（一种难以适应的自卑感）上的诸多不利。”<sup>34</sup>而且，中国行事不偏不倚，崇尚中庸，俄罗斯则“缺乏中庸，好走极端”，<sup>35</sup>这种对立的民族性格是中俄文化不同的本质反映。同时，“从根源上说，俄罗斯文化具有深刻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是与西方文化相兼容的。<sup>36</sup>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强调的是人的义务，而不是个人的价值，中国文化是与西方文化不相容的。“外交理念的产生和发展，既是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也是文化传统潜移默化的直接结果。”<sup>37</sup>因此，中俄文化思维的差异造成中俄在外交行为中不同的处事风格，中国倡导独立自主、处事中立，俄罗斯喜欢打抱不平、主持公道。这些都造成中俄在现实中不太可能建立真正的联盟。

第三，缺乏实质性的共同利益是中俄不结盟的根本原因。国家利益是分层次的，首要的、根本的是生存利益，其次是发展利益，最后是国家威望。<sup>38</sup>虽然美国在东亚通过美日、美韩军事同盟挤压中国，在欧洲通过北约挤压俄罗斯，中俄都面临严峻的战略生存空间威胁，但是中俄并没有因为美国的威胁而真正结合。相反，中国不把俄罗斯看作是针对美国的战略平衡力，<sup>39</sup>而中国对俄罗斯来说是制衡美国的工具。<sup>40</sup>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俄罗斯是转型国家的代表，中俄都致力于国家的发展，而且中国需要俄罗斯的能源和武器，俄罗斯需要中国的资金和设备。但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经贸能力的不平等使得俄罗斯担心成为中俄经济关系中的“初级伙伴”（junior partner）或自然资源的附庸（appendage）。<sup>41</sup>中国

<sup>34</sup> [英]波波·罗：《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从战略三角到后现代三角》，载《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1期，第167页。

<sup>35</sup> 周力：《俄罗斯文化的基本精神与外交》，载《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4期，第75页。

<sup>36</sup> 关海庭、刘莹：《中俄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转型比较研究》，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136页。

<sup>37</sup> 周力：《俄罗斯文化的基本精神与外交》，载《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4期，第78页。

<sup>38</sup> 李兴、刘军等著：《俄美博弈的国内政治分析》，北京：时事出版社2011年版，“绪论”，第14页。

<sup>39</sup> Stephen Kotkin, “The Unbalanced Triangle: What Chinese-Russian Relations Mean for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Affairs*, Vol.88, No.5, 2009, P.134.

<sup>40</sup> [英]波波·罗：《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从战略三角到后现代三角》，载《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1期，第167页。

<sup>41</sup> Andrew C. Kutchins, “Russian Perspectives on China”, In James Bellacqua, Ed., *The Future of China-Russia Relations*,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0, P.33, quoted from Denis Burakov, “The Strategic

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俄罗斯的最主要目标是重新成为世界大国，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sup>42</sup>但是伴随着中国快速发展的优势（upper hand），俄罗斯可能会成为未来多极世界（multipolar world）中中国的附庸<sup>43</sup>或沦为美国和（或）中国的小伙伴。<sup>44</sup>中俄在追求各自国家的生存、发展利益以及影响力中，初始目标存在一致性，但是基于两国战略选择不同特别是中俄实力发展的不对称性，中俄之间缺乏实质性的共同利益。

第四，中俄历史争端和地缘竞争制约了两国结盟。英国学者波波·罗曾经提出中俄关系是“方便轴心”（axis of convenience），这种关系受到根源于历史屈辱、地缘政治竞争和结构性因素的“有说服力的不信任”（persuasive mistrust）的困扰。<sup>45</sup>在中俄关系史中，俄罗斯（包括苏联时期）大部分时间处于对中国的优势地位，清朝时期割走的中国领土是列强中最多的，事实上造成中国对俄罗斯的历史纠结。现实中，中国的崛起对中亚和俄罗斯远东产生重要的影响。有印度学者指出，即使是边界不动，中国的边疆是扩张的。<sup>46</sup>这对于把中亚看作是自己势力范围的俄罗斯来说，不仅要经受来自这个势力范围内的压力，而且会不断感受到在一个要求与西方分离的地方尽力与中国处理好关系。<sup>47</sup>

第五，中俄各自的外交优先倾向性背离外交结盟的实质。求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外交的优先选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中国外交的优先倾向，中国外交也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工作。这说明中国外交是经济性的、手段性的。与此相对应，俄罗斯追求的是大国地位。普京就曾指出：“俄罗斯唯一现实的选择是选择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sup>48</sup>因此，俄罗斯的优先倾向是大国地位。这说明俄罗斯外交是政治性的、目标性的。“只有军事上的同盟才具有实质性作用”。<sup>49</sup>因此，中俄各自外交倾向性中的经济性、政治性背离了结盟的实质，这意味着中俄不可能结盟，“而是战略上互相呼应与借重”。<sup>50</sup>

第六，网状伙伴外交机制的实质决定了中俄不会结盟。网状伙伴外交机制的实质是中俄在多边机制内的协调。作为两个平等的行为体，在网状伙伴外交机制下，中俄可以保持独立性。最重要的是，这种协调是对各种机制发展、国际局势的协调，并没有一致的外在安全威

---

Triangle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Implications for Sino-Russian Relations”, *Journal of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 No.1, 2013, P.60.

<sup>42</sup> [英]波波·罗：《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从战略三角到后现代三角》，载《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1期，第165页。

<sup>43</sup> Stephen Kotkin, “The Unbalanced Triangle: What Chinese-Russian Relations Mean for the United States”, P.133.

<sup>44</sup> [英]波波·罗：《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从战略三角到后现代三角》，载《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1期，第167页。

<sup>45</sup> Stephen Kotkin, “The Unbalanced Triangle: What Chinese-Russian Relations Mean for the United States”, P.131.

<sup>46</sup> 参见 David Kerr, “Central Asian and Russian perspectives on China’s strategic emerge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6, No.1, 2010, P.127.

<sup>47</sup> David Kerr, “Central Asian and Russian perspectives on China’s strategic emergence”, P.152.

<sup>48</sup> 《普京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78页。

<sup>49</sup> 罗峰：《结盟：同舟共济抑或同床异梦》，载《世界知识》，2012年第21期，第42页。

<sup>50</sup> 罗峰：《结盟：同舟共济抑或同床异梦》，载《世界知识》，2012年第21期，第42页。

胁，因此不存在中俄结盟的外在因素。“多边外交是以参与国的合作为基础的”，<sup>51</sup>中俄协调的最终目的是合作，也就是协调基础上的合作，合作推动各种机制的发展，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俄可以根据各自的方针政策进行外交作为，并在双边和多边机制下进行协调，是一个可以保持独立性和发挥各自优势的灵活机制。

## （二）网状伙伴外交机制是中俄合作的新路径

网状伙伴外交机制是中俄关系处理的重要创新，它超越了对两国关系处理的双边外交的路径依赖，形成了中俄合作的新路径。

1. 网状伙伴外交机制有助于缓解中俄战略竞争与博弈的困境。中俄关系中存在典型的“二律背反”情结，实质是双方对彼此的不信任。而且作为主权国家，边界成为两国交流的天然障碍，这就如同被关在牢笼里的两个“囚犯”一样，需要对对方的行为进行预判。依据博弈的分类，中俄博弈是非合作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sup>52</sup>即都是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和双方合作行动不具有强制力、存在对对方的不信任与信息不对称。这样两国很容易陷入“囚徒困境”。在原有的双边机制下，解决困境的途径只有双方的重复博弈，不断地讨价还价（bargain）。而多边机制具有制度化、约束性的特点，并使得成员国克制、甚至放弃某些领域内的利益考量，有助于减少摩擦和冲突，有助于国家间关系的互动。<sup>53</sup>开展网状伙伴外交将有助于缓解两国竞争与博弈的困境。

2. 网状伙伴外交机制有助于加强和深化中俄合作。由于历史的顾虑，中国的崛起及实力发展对俄罗斯造成一种压迫感，担心中国强大后对俄罗斯的清算。现实中，中俄关系存在“不对称性”，主要体现在两国在 SCO 内的角色和能源与武器贸易上。中国已经渗入到俄罗斯的影响范围（sphere of influence）—中亚，并将可能长期存在；而且中俄的能源与武器贸易变得越来越不平衡。<sup>54</sup>现实中的“不对称性”也体现了中俄优势的不同。中国的优势是发展性的，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俄罗斯的优势是保障性的，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原料。而这些优势在相关多边机制内都是绝对的优势，中俄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交叉发挥各自的优势，这样会使俄罗斯从中俄不对称关系中释放出来，减少顾虑，深化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3. 网状伙伴外交机制有利于改变全球或地区的力量格局。中俄各自的实力和地位已经决定了它们在全球和地区的影响力，中俄合作带来的影响力更不可小觑，对国际格局转变具有重要的影响。2008 年的金融危机对西方集团造成很大冲击，“削弱了西方对世界的领导能力和优势心理”。俄罗斯对此的判断之一是：全球金融危机加快了国际力量的分化与重组。

<sup>51</sup> 王明进：《中国对多边外交的认识及参与》，载《教学与研究》，2004 年第 5 期，第 45 页。

<sup>52</sup> [美]阿维纳什·迪克西特、苏珊·斯克丝、戴维·赖利著，蒲东健、姚东旻等译：《策略博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8-21 页。

<sup>53</sup> 王明进：《中国对多边外交的认识及参与》，载《教学与研究》，2004 年第 5 期，第 42 页。

<sup>54</sup> Stephen Kotkin, “The Unbalanced Triangle: What Chinese-Russian Relations Mean for the United States”, Pp. 132-133.

<sup>55</sup>作为致力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中俄来说,这是一个契机。一方面,中俄可以继续发展经济,提高各自实力;另一方面,中俄可以进行联合或联合其他新兴大国共同参与到这个变局中来,推动形成一个多中心的国际体系,<sup>56</sup>推动新的世界政经秩序的建立。<sup>57</sup>

4. 网状伙伴外交机制有利于推动各种新兴机制的发展。网状伙伴外交机制中涉及的重要国际机制有:G20、金砖国家、SCO 和中俄印外长会晤。中俄协调与合作是这些机制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sup>58</sup>俄罗斯则将其看作是其发挥软实力和开展“智慧外交”、<sup>59</sup>维持大国地位的重要工具。因此,中俄都在积极推动多边机制的发展,而且有意成为新兴大国集群争取权益运动的领导核心,推动建立多元化的国际平台。<sup>60</sup>

### 三、 网状伙伴外交机制有利于塑造金砖国家治理型机制的主导性力量中心

#### (一) 金砖国家治理型机制

历史和现实中,主导性力量中心主导着国际机制的变迁和转型。主导性力量中心可以是一个大国(特别是霸权国),也可以是实力相对较为均等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的合作。国际机制因合作方式的不同而导致类型的差别。主导性力量中心对合作方式的选择是国际合作程度不同的重要依据。主导性力量中心选择合作方式的出发点是国家利益,决定性因素是对自身的定位。主导性力量中心对自身的定位主要基于两点:实力和文化。因此,国际机制基于主导性力量中心及其选择的合作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实力型、文化型、实力文化型和文化实力型。

但历史和现实中出现的国际机制类型变迁却是主导性力量中心依据各自实力或(和)文化的优势进行的设计,先后出现过英国统治型机制、美国管理型机制、联合国治理型机制和欧盟协商型机制,其核心内涵分别对应战争、制度、协调和协商,分别是英国实力、美国文化、大国协调、主权让渡发挥作用的结果,这恰好与实力型、文化型、实力文化型和文化实力型国际机制相对应,两种分类的结果是一致的,即实力型与统治型相匹配,文化型与管理型相匹配,实力文化型与治理型相匹配,文化实力型与欧盟型相匹配。21 世纪 G20、金砖国家的崛起标志着治理型机制正在成为主导。

---

<sup>55</sup> 毕洪业:《后危机时代的国际体系转型:俄罗斯的主张与应对》,载《国际论坛》,2014年第2期,第1页。

<sup>56</sup> 黄登学:《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述评——兼论普京新任期俄罗斯外交走势》,载《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1期,第184页。

<sup>57</sup> 大公网:《中俄合力促建新政经秩序》, <http://news.takungpao.com/paper/q/2014/0529/2503937.html>。

<sup>58</sup> 王明进:《中国对多边外交的认识及参与》,载《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5期,第45页。

<sup>59</sup> 肖辉忠:《试析俄罗斯金砖国家外交中的几个问题》,载《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4期,第35页。

<sup>60</sup> 大公网:《中俄合力促建新政经秩序》, <http://news.takungpao.com/paper/q/2014/0529/2503937.html>。

治理实质是多元协调治理，因此治理型机制主要指通过协调方式进行合作的国际机制。联合国治理型机制是传统大国的协调。而金砖国家的宣示和努力意味着它将成为新兴大国治理型机制的代表。2013年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德班宣言》中提出，金砖国家将致力于“发展成为就全球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诸多重大问题进行日常和长期协调的全方位机制”；<sup>61</sup>2014年的《中俄联合声明》提出，“金砖国家应成为在全球经济金融和国际政治等广泛领域开展合作和协调的机制”。<sup>62</sup>它们的核心词汇都是协调。因此，金砖国家机制将可能发展成为金砖国家治理型机制。作为新兴大国的结合体，金砖国家治理型机制意味着新兴大国的协调。

金砖国家治理型机制是指金砖国家成员国通过协调的方式进行全方位国际合作，谋求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建立并塑造新的国际关系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

## （二）金砖国家治理型机制需要主导性力量中心

对金砖国家治理型机制建设来说，目前需要实现两个实质性突破，第一是塑造主导性力量中心，在金砖国家机制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第二是在某一领域实现机制的突破，目前最可行的是金融机制建设，这是金砖国家机制组织和制度建设的重要突破口。

推动金砖国家治理型机制建设需要主导性力量中心。金砖国家建立治理型机制意味着成员国之间的多元协调。多元协调需要一个核心角色，关键时刻的决策和协调是核心角色的重要作用。这个核心角色就是金砖国家治理型机制的主导性力量中心，它在全方位机制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金砖国家成员国都是新兴大国，实力都处于上升阶段，对于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声音和展示意图都有着积极的追求。<sup>63</sup>同时，金砖国家成员国之间没有地理、文明、文化、历史和宗教方面的共性。<sup>64</sup>而且在现实中，大部分金砖国家成员国与美国的关系比成员国之间的任何双边关系都要更紧密。<sup>65</sup>这些都是潜在地影响金砖国家机制凝聚力的重要因素。因此，金砖国家机制发展需要一个主导性力量中心。主导性力量中心能够在金砖国家机制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协调各方，提供公共产品，是这个机制的“枢纽”。

从理论和实践来看，金砖国家机制宜选择二元而不是多元的主导性力量中心。因为二元相对于多元行为体数量少，较有利于尽快达成一致意见；而且在机制中，其他成员国对二元主导的监督是促使二元主导尽快作出决策和兼顾各方利益决策的重要因素。而多元主导则可能意味着主导群体成员的分化组合，使整个机制关系复杂化，不利于决策，更不利于机制发

<sup>61</sup> 新华网：《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德班宣言》，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3/28/c\\_124511982.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3/28/c_124511982.htm)。

<sup>62</sup> 新华网：《中俄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  
[http://news.xinhuanet.com/finance/2014-05/21/c\\_126526764\\_3.htm](http://news.xinhuanet.com/finance/2014-05/21/c_126526764_3.htm)。

<sup>63</sup> 关雪凌、张猛：《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正当其时》，载《中国金融》，2012年第18期，第90页。

<sup>64</sup> 蔡同昌：《俄罗斯人如何看待“金砖国家”？》，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年第1期，第92页。

<sup>65</sup> Harsh V. Pant, “Feasibility of the Russia-China-India ‘Strategic Triangle’: Assessment of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ssu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3, No. 1, 2006, Pp. 51 - 72.

展。因此，金砖国家治理型机制的主导性力量中心应该是二元联合，即金砖国家中两个成员国的联合。

### （三）网状伙伴外交机制有利于塑造金砖国家治理型机制的中俄联合主导

金砖国家成员国大都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经济处于全球或地区的领先地位，其中中国的经济实力最为突出。而俄罗斯的能源储备、政治和军事实力则在全球名列前茅。因此，中俄联合将会是金砖国家机制发展的最优主导性力量中心组合。金砖国家机制中的中俄联合主导，中国主要发挥的是经济影响力，俄罗斯主要发挥的是政治影响力。

这样的联合也是中俄外交行为特性的必然。中国的外交行为是由内而外，即优先发展实力，在此基础上展现中国外交作为；俄罗斯的外交行为是由外而内，通过争取大国地位为政权获得合法性。因此，中国追求外交作为是其次的；而俄罗斯则是首要的。俄罗斯是金砖国家机制的首倡者，也是积极的推动者，这是俄罗斯积极谋求大国地位的体现。<sup>66</sup>而目前金砖国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离开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外汇储备国的中国是不可能做到的。

对此，国内外学者也多有论述：如“打造中俄成为新兴阵营争取权益运动的领导核心”。<sup>67</sup>“对俄罗斯而言，金砖国家机制的作用不仅仅在于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工具，莫斯科还旨在使该机制发展成为替代西方国家的世界影响力中心”，“其中，俄中之间的国际合作尤为突出”。<sup>68</sup>在相当大部分的俄罗斯学者看来，中俄印三边机制是金砖国家合作的核心和基础。<sup>69</sup>但是将印度放到主导性力量中心中来将会使之多元化，不利于决策；而且，在机制中，印度的经济优势与中国是重复的。因此，不宜选择中俄印三边机制作为金砖国家机制的主导性力量中心。而且，中俄联合的作用已经在部分国际机制中得到较好的体现，如中俄关系是 SCO 的心脏。<sup>70</sup>因此，中俄联合是金砖国家治理型机制主导性力量中心的最佳选择。

网状伙伴外交机制不仅是多边机制中中俄合作的新路径，也是塑造金砖国家机制中中俄联合主导的重要途径。在网状伙伴外交机制下，中俄可以通过协调合作和外在监督处理好双边关系并为一致的目标而努力。最重要的是，这一机制有利于中俄各自实力优势的发挥。在金砖国家机制中，中俄各自的实力优势是一种互补。目前，中国经济实力明显，俄罗斯政治影响力大。政治相对于经济来说，政治是手段，经济是基础。政治影响力的发挥需要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经济实力的发挥需要以政治为手段。只有两者的结合，才能发挥最大作用。网状伙伴外交机制恰好是中俄各自实力优势发挥的有效机制。因此，网状伙伴外交机制是金砖

<sup>66</sup> 肖辉忠认为俄罗斯借助金砖国家是希望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其大国抱负。参见肖辉忠：《试析俄罗斯金砖国家外交中的几个问题》，载《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4期，第40页。

<sup>67</sup> 大公网：《中俄合力促建新政经秩序》，<http://news.takungpao.com/paper/q/2014/0529/2503937.html>。

<sup>68</sup> 毕洪业：《后危机时代的国际体系转型：俄罗斯的主张与应对》，载《国际论坛》，2014年第2期，第3页。

<sup>69</sup> 肖辉忠：《试析俄罗斯金砖国家外交中的几个问题》，载《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4期，第28页。

<sup>70</sup> Andrew Kuchins, "Russia and China: the Ambivalent Embrace", *Current History*, Vol.106, No.702, 2007, P. 325.

国家治理型机制的重要内涵之一，是有利于推动金砖国家治理型机制建设的。在金砖国家治理型机制中，可以将网状伙伴外交机制看作是协调基础上的合作，合作基础上的主导。总之，网状伙伴外交机制是金砖国家治理型机制的题中之义。

## 四、 结语

基于国内改革深化的乐观前景和西方的相对衰弱，中国崛起的进程将可能是加速度的。但是，这也意味着中国面临的国内国际课题将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核心。而在可预期的时间范围内，中国在综合实力上是无法实现对美国的实质性超越的。<sup>71</sup>这样中国崛起与美国霸权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是难以避免的，<sup>72</sup>而且竞争是全方位的。对美国来说，它可以借助北约、美日同盟、G7 等这些集团性的力量来应对变化中的局势；但中国在这方面却处于明显的劣势。于是，20 世纪 90 年代的伙伴外交，21 世纪初期的多边外交成为中国外交的着力点。

对面对美欧战略挤压的俄罗斯来说，大国地位和周边安全是其两个基本战略。<sup>73</sup>但是，俄罗斯目前面对实力有限和能力不足的困境，如何在有效维护其周边安全的基础上保证其大国地位是普京的核心外交逻辑。<sup>74</sup>因此，普京执政后的能源外交、网状外交、智慧外交等外交创新成为俄罗斯外交的重要特色。对俄罗斯来说，中国是其外交的杠杆，<sup>75</sup>因此深化中俄关系抗衡美欧并推动相关多边机制的发展是其重要手段。

网状伙伴外交机制可以看作是中俄互有所需基础上两国关系处理的重要创新。它强调通过多边机制协调处理两国关系，是中俄合作的新路径，是双边合作机制的重要补充。但是加强和深化中俄合作，并不意味着两国结盟。因为两国关系中的地缘、经济、历史、文化的混合因素造成了两国严重的内在矛盾，<sup>76</sup>而且两国也不想因为结盟而承担过重且不必要的义务。这种多边机制中的合作，对于中俄共同参与并发挥影响力的 G20、金砖国家、SCO 和中俄印

<sup>71</sup> 对此国内外学者的认识较为一致。英国学者波波·罗认为，在未来至少 20 年，美国依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阎学通认为，未来十年，中美综合实力差距只能缩小到同一级别，但中国还无法全面赶上美国。美国学者约瑟夫·奈认为，中国很难在短期内对美国的优势造成挑战。参见[英]波波·罗：《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从战略三角到后现代三角》，载《俄罗斯研究》，2014 年第 1 期，第 168 页；阎学通：《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2 页；[美]约瑟夫·奈：《金融危机后的中美实力对比分析》，载《教学与研究》，2013 年第 10 期，第 73 页。

<sup>72</sup> 阎学通：《对中美关系不稳定性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 12 期，第 4 页。

<sup>73</sup> 郑羽：《当代俄美关系运行的特点、规律和理念》，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 年第 4 期，第 6 页。

<sup>74</sup> 郑羽研究员认为，从大国地位和周边安全两个基本战略追求出发，普京政府的首要外交目标是确保独联体这个“战略利益区”。也就是说，周边安全是其首要。英国学者波波·罗认为，俄罗斯最主要的是重建其世界大国地位。因此，俄罗斯不会放弃对大国地位的追求。这些也可以在 2013 年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中看到。参见郑羽：《当代俄美关系运行的特点、规律和理念》，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 年第 4 期，第 6 页；[英]波波·罗：《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从战略三角到后现代三角》，载《俄罗斯研究》，2014 年第 1 期，第 165 页；黄登学：《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述评——兼论普京新时期俄罗斯外交走势》，载《俄罗斯研究》，2014 年第 1 期，第 183 页。

<sup>75</sup> 独联体可以看作是俄罗斯外交的支点，中国是其杠杆，在此基础上，俄罗斯可以做到影响欧美并推动相关机制的发展。

<sup>76</sup> Andrew Kuchins, “Russia and China: the Ambivalent Embrace”, P. 321.

等机制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有利于塑造金砖国家机制中的主导性力量中心，对于推动金砖国家治理型机制建设具有引领的作用。